

40年，为信念而坚守

——专访辽宁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孙靖平



孙靖平，男，国家一级演奏员。1957年5月28日出生于沈阳，1975年考入辽宁歌舞团任竹笛演奏员并进沈阳音乐学院中专部深造，1978年毕业后逐步成长为独奏演奏员。现任辽宁歌舞团党委书记、辽宁歌舞团副团长、辽宁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。

1994年演奏《烛光曲》获辽宁省第四届音乐作品大赛独奏优秀演奏奖（一等奖）

2000年演奏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获第四届沈阳音乐周优秀演奏奖（一等奖）

2000年在日本参加稻泽国际音乐节荣获个人演奏金奖。

2000年荣获辽宁省文化厅优秀人才奖。

2000年与另两位同志在日本稻泽国际音乐节上合开了三场独奏音乐会。

2001年获辽宁省文艺联合会文艺之星奖。

2003年参与创作女子民族音乐秀《女儿风流》担任音乐总监。

2004年《女儿风流》获辽宁省第六届艺术节金奖。

创作的二胡与舞蹈《梁祝》在《女儿风流》剧目中获优秀奖。

著有论文：《论梆笛的演奏风格》《竹笛的几种演奏方法》《多功能转笛的制作与应用》等都已发表，并获奖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作为一位经历十分丰富的演奏家和乐团管理者，您个人的奋斗史折射着一代人的艺术轨迹，请与读者分享下您的艺术经历和故事。

孙靖平：和其他热爱音乐的人一样，我走上音乐这条路似乎是上天注定的。记得1968年的夏天，走在路上的我听见一栋高楼上传来了清脆的笛声，我马上被那细腻的乐曲所吸引，于是停住了脚步，坐在路边静静地欣赏，陶醉其中，这一听就是一个多小时，在我的内心深处对学习竹笛充满了无限的渴望与期盼。那时，唯一能做到的仅仅是跟着大孩子们学吹笛，家属院里有个大孩子会竹笛技巧花舌，吹起来非常好听，于是跟人家学了之后，晚上回家就迫不及待地练习，边泡脚边练习，拿起笛子就什么都忘了，洗脚水已经变得冰凉自己都没有察觉到，就这样，花舌学会了。我的童年，是笛子陪伴我长大，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即便是遇到再大的阻力和困难，我都从未放弃过对竹笛的热爱，从小就对音乐有一种近乎狂热的爱好，仿佛那些优美的笛声就是我的生命的源泉。

1970年，知识青年下放，我随父母下乡到了黑山县。记得一次，在农

村搭过路卡车回县城，那时正是秋天，秋风瑟瑟，坐在车厢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一直在练习吐音，下车的时候嘴都已经冻木了。县城里学校的条件不好，冬天里寒天雪地，我每天早上四点多到学校去练笛子基本功，教室里没有暖气，手冻得全是肿的。当时也没有教材，看到笛子曲谱，就跟别人借来自己抄写，至今仍保留着这些手抄的笛子曲集。无论条件如何艰苦，我每天都要坚持3、4个小时的竹笛练习，只要收音机里播放笛子曲，就马上认真地听，那时只有三首曲子——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《牧民新歌》和《陕北好》。那时候的我，非常珍惜每一分一秒的时间来练习笛子，它丰富了我的童年，可以让我忘却一切烦恼，无忧无虑地生活。

在那个年代，原本单调的童年岁月，也因为笛子的陪伴而变得多姿多彩，是笛子给了我莫大的慰藉和鼓励。那时候的我还小，但我却懂得，面对生活的压力和辛苦，我更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，刻苦地学习，用心地钻研。对我来说，恶劣的环境却是对我心灵的磨练，回忆酸甜苦辣的过往，我要感谢那些经历，激励我更想进入到专业乐团成为一名优秀竹笛演奏家，也让我对生活和艺术有了更深的体悟。

随着竹笛水平的不断提高，我深深地爱上了竹笛演奏。1975年3月，我考入了辽宁歌舞团民乐队，正式走上了艺术之路。那时全省只招一名竹笛演奏员，竞争非常激烈，由于一直在县城自学笛子，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，刚刚进团的我，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方方面面的不适应。我迅速调整状态，全神贯注投入专业训练，这就要求在练琴的过程中要用心用脑，才能使想表达的乐曲充满情感色彩。此外，勤奋努力刻苦的精神也是练琴的关键，我每天坚持8个小时的练习时间，废寝忘食。因为我深知，吹管乐必须要具备坚实的气息功底，不能只喜欢一些花哨的技巧，而忽略对基本功的练习，基础技能更重要，这是练琴的关键，也对专业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只有扎实的基础功底才能更好的完成作品，达到专业水准。再有，一名优秀的老师非常关键，不单单可以帮助我们取得专业技术上长足的进步，更重要的是会对我的学习观产生影响，所以好的老师，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，终会有梦想实现的一天。

我坚信丰富的人生阅历对艺术创作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成长在那样艺术贫瘠的年代，一直为自己的梦想而坚持不懈的探索 and 追求。生活不会一帆风顺，能做的只有不断前行。尽管艺术之路充满了艰辛的跋涉，但换来的是我耕耘的快乐和收获的喜悦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您认为，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发展的际遇如何？有何实际困难和问题？优势和劣势？

孙靖平：时光流逝，转眼间我已从艺40多年，我见证了辽宁民族乐队的成长历程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

代的时候，辽宁民乐队是全国一支很有影响力的民族乐队。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，如朴东生、魏显忠、王庆琛、胡海泉等，他们不但能够自己演奏，而且还能自身创作音乐作品。

从八十年代开始，民族音乐开始走下坡路，那时流行音乐大量的充斥着国内文艺市场，民乐人走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，对前途充满了困惑和茫然，记得当时，我们时常坐下来探讨民乐究竟应该怎么办？！我们如何能在困境中生存？！这一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，多年的艺术实践使我对民乐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思考。

我认为，在各种音乐文化以铺天盖地的气势滚滚而来的形势下，我们的民族音乐面临着延续和生存的威胁，正是如此，我们更要意识到中国民族音乐是衡量我们民族、我们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“标志”之一，我们不能崇洋媚外，放弃土生土长的、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、能够完全展示中国文化、体现中国音乐灵魂的中国民族音乐。民族文化对培育我们子孙后代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，只有加强民族音乐的地位，才能把我国的民族精神传承下去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据我们所知，作为团长，您近年来为辽宁民族乐团策划了很多有影响力的音乐活动。请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下，其中有哪些经验和体会？

孙靖平：这些年来，我从未改变过对民族音乐的满腔热情，我们民乐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在自己的本职岗位，脚踏实地地作出更大的努力。

让高雅艺术走进千家万户，是民乐人的愿望。辽宁民族乐团每年坚持搞大型民族音乐会，坚守民族音乐的这块阵地，让广大观众能够经常欣赏到民族音乐，弘扬中国民族精神。当今的民乐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如何让民乐真正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，更好地服务于人民，如何在这样现代化的时代，开拓民乐的前景和未来，这就需要在民乐继承中进行发展创新，既保留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，又可以通过创新表演形式，来对传统音乐进行突破和改良，让民乐在众多新的音乐形式中得以延续。

2003年，我团精心打造了一台民族音乐艺术精品《女儿风流》。该剧采用了“民族音乐秀”的表演形式，乐曲组成都是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经典，一改室内音乐会的静态表演模式，融音乐、舞蹈、特技、舞美、灯光和服饰表演为一体，由以往的静态演奏改为动态演奏，既有听点、又有看点，使整个舞台充满神奇和活力。经过市场检验，该剧目创下了500多场演出的佳绩，收入1000多万，并走出了国门，所到之处，都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和观众的好评。可以说《女儿风流》的成功，是中国民乐流行化成功的阶段性成果，符合时代发展规律，是民族音乐与市场结合的典范。

同时，我们始终向上级领导介绍宣传民族音乐的重要性，我们一定要坚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、民族特色的、弘扬中国民族气节、有中国风格的艺术精品，也是由于我们不懈努力争取和不断的执着前行，从而得到了各级领导对民乐团发展的支持与鼓励。

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，我们院团发展在用人机制上也应进行改进。打破以往的“养人”模式，瘦身养骨干、保留四梁八柱。需要大型演出的时候，借用社会资源，与各音乐学院联合建立学生实习基地，派遣优秀的学生来我团参与排练演出；与社会上热爱民乐的音樂人建立往来，需要增援时可借用合作；与社会各民族乐团建立联系，需要时可交流合作。

《中国民乐》：您认为，在当代，辽宁省的文化发展应当如何规划和推进？辽宁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将如何作为？

孙靖平：2015年至2018年，本届学会领导班子任内，总体目标是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，把辽宁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真正建成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一个桥梁，以弘扬民族文化、发展民乐事业为宗旨，切实成为一个正规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管理的社团组织。

必须坚持党的领导，执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，特别是有关文化强国的系列指示，保证政治不迷航，这是学会建设的原则和根本。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，是搞不好学会建设的，单凭着“技术观点”“金钱观点”那是一定搞不好学会的，所以学会建设的首要要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，坚定的政治方向。

搞好学术活动是本学会的本分，是实现学会宗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坚持每年都要搞一至两次较大有影响的学术活动。2015年学会将主办“2015辽宁省胡琴艺术节”以及本年内将举办东北三省扬琴交流活动，都安排专业学术交流项目。特别是今年秋季在大连举办的“2015辽南民间音乐论坛”，这是本学会一个品牌性学术活动，该学术活动在2005年首次举办，获得了巨大成功，得到政府和国内同行一致肯定。我们要求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学术活动，形式可以多种多样，也提倡在学术活动方面有创新。

演艺活动是我们的基本活动，它是继承民族器乐传统技艺和改革发展的重要渠道。近十余年来，我学会搞了各种形式的音乐会、演出超过百余场。迄今为止，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演艺活动有“辽宁省民族器乐（非职业）展演”、“辽宁省高等艺术院校民族器乐展演”、“桃李芬芳”“全国青少年民乐观摩音乐会，其他还有综合民族器乐音乐会、独奏音乐会、师生音乐会、创作作品音乐会等。2015年也将迎来演艺旺季，各专业委员会以及各学术论坛都包括着演艺活动。我们还提倡多搞

一些与社会层面衔接的音乐活动，如“民乐进校园”、“民乐进社区”、“民乐鉴赏音乐会”、“民乐沙龙”等多种形式的演艺活动。

考级是实现对青少年认知民族文化、提高他们爱国爱民族、加强个人素质的一个重要渠道。近二十年来，我们用“考级”这个手段，教育和培训了千万个孩童，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接受中华文化，我们在这个“大功德”的事业里，做了添砖添瓦的工作，感到十分自豪。在本届领导期间内，在保证考级质量的基础上，在数量上要力争保持现有的数量基础上，力争五年内考级数量再增加10%左右。

学会的存在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，学会的发展除了自身因素而外，也离不开社会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协力。十余年来，在这方面我们尝试做了一些工作，收到一定效果，但是还有很大的“后空间”。在这方面我们有下列考虑：1.让民乐走向民众，走向社会。以往我们曾经以各种形式组织社会民乐团体展演，也曾组织民乐“走基层”活动，取得良好的反响。今后这条路我们还要坚持走下去；2.联合社会一些艺术院校、艺术团体，在某些领域组织一些协作，达到互利双赢。我们打算和沈阳音乐学院、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、大连大学音乐学院、沈阳音乐学院大连校区以及辽宁歌舞团、辽宁民乐团等单位进行某些项目的联合与协作；3.组织我学会知名艺术家、作曲家、指挥家到某些非职业民族乐团进行讲课，现场指导；4.不定期举办民族器乐专业短期培训班，对非职业民族器乐爱好者进行专业培训；5.利用《辽宁民乐》学报，加强社会专业与非专业民乐团体沟通、交流民乐活动信息。

要贯彻学会的宗旨，要实现学会的政治建设，就必须有一个好的组织建设作保障。经过十余年的调整，学会组织建设有了一定改善。我们的思路是，学会应是一个“老中青”三结合的领导班子，主力应该是“中年”，数量是应该越来越“精化”，质量是越来越“干练”，机构应能办事，办好事。当前学会的组织机构还不是那么“精化”，办事效率还不够高，有待于进一步调整。

要加强专业委员会建设。十余年来，我学会在专业委员会的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这在推动学会的总体建设上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。有的专业委员会很活跃，很有活力，我们在学术以及演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，为学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但是，各专业委员会发展很不平衡，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和调整。（刁艳 整理）

乐迷猜谜乐谜底：

1、箫 2、鼓、锣 3、四胡 4、冬不拉 5、巴乌 6、高胡 7、大阮8、光明行 9、十面埋伏 10、山村来了售货员 11、翻身的日子 12、春节序曲 13、江河水 14、步步高15、相见欢 16、拍子 17、中板 18、原速 19、重音 20、拉弓 21、空弦 22、行板 23、少商 24、弦外之音 25、油腔滑调